

# 歌颂革命暴力、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文艺

## ——社会主义文艺本质论之二

何 国 瑞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何国瑞(1933-),男,湖南资兴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这首先体现为对革命暴力和正义战争的歌颂。近年来却有人或从理论上攻击革命和否定歌颂革命的社会主义文艺,或在创作中把革命者描写成杀人犯,把反革命者描写成为圣人。这是极其错误而危险的倾向。其次,体现为对爱国主义的歌颂,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是与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与坚持国际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可惜近年来歌颂国际主义的作品少了。

[关键词] 革命暴力;爱国主义;国际主义

[中图分类号] I 2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1999)06-0057-05

任何事物的本质都是一个复合系统,总是在与它物的关系中,特别是在与之直接对立的事物的关系中显示出来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主要体现在与资本主义文艺及封建主义文艺的对立之中。它的本质主要有三点:蕴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无产阶级政治立场;体现集体主义道德情感。这里只论述第二点。

### 一、社会主义文艺是歌颂革命暴力和正义战争的文艺

人类任何时代的文艺都具有倾向性。这是文艺的本性所决定的。文艺是为求得人与环境的情感心理的平衡而被创造出来的。它必然体现人们一定的情感愿望。这就使文艺带有了倾向性。所以,原始人在岩石上刻画一头鹿,不仅在要害部位刻上箭头之类并涂上红色的标记,而且特别夸大其多肉的可供食用的部位。在阶级社会里,这种倾向性,因文艺创作者不同的阶级立场而具有不同的阶级性。阶级社会的文艺家总是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来反映社会生活、描绘各种人物的。社会主义文艺诞生于与资

产阶级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自然体现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具有鲜明的党性。

这种立场、党性,决定社会主义文艺必定歌颂革命暴力和正义战争。无产阶级要求解放自己,并进一步解放人类,第一步必须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这过程中,无产阶级并不想使用暴力。无产阶级的斗争开始常常是用和平请愿、罢工、游行示威和议会斗争的形式。如英国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宪章运动,正像宪章派一首诗中写的:“举起宪章的旗帜登上高岗/把它插上黑金山的峰顶/让它的口号骄傲地飘扬/和专制暴君说一个分明。”<sup>①</sup>可是,统治者却不让你“说分明”,反而使用武力加以镇压。无产阶级只是在不断吸取流血牺牲的教训后,深知非暴力形式绝不能使自己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才拿起武器进行以暴抗暴的斗争。恩格斯曾经说过:“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期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sup>②</sup>马克思也指出,“英国资产

阶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您相信,一旦当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战争。”<sup>⑧</sup>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进行自卫战争就是正义的。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进一步榨取、奴役殖民地国家、民族和人民,并常常以战争的手段来达到其罪恶目的。马克思曾指出,“殖民制度”“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sup>⑨</sup>。因此就产生了殖民国家以广大劳动人民为主力军的反殖民反侵略的正义战争。社会主义文艺根据这一历史实际,歌颂革命暴力和正义战争也就成了它应有的主题,是它的性质的必然表现。

巴黎公社的诗歌是社会主义文艺最早反映革命暴力和正义战争这一主题的。著名诗人欧仁·鲍狄埃(1816—1887年)在一诗中号召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武器”,“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另一诗人爱玛·努埃尔·特劳尔姆在他的《国际歌》(1871年)中也高歌:“既然剥削者在屠城之后/又想吞噬农村/我们应当在国内战争中/结成工农联盟/大家来吧,这是神圣的战争。”<sup>⑩</sup>苏联早期杰出的雕塑艺术家沙尔(曾译夏达尔,1887—1941年)在1925年创作的《圆石块——无产阶级的武器》<sup>⑪</sup>,是歌颂革命暴力的经典之作。它塑造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一青年工人为了对抗反革命暴力,正躬身扭腰在搬路上一块大石头,昂头怒视前方,准备扔向敌人,赤膊上身条条肌肉鼓胀,充满着无比仇恨和无穷力量,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以暴抗暴的正义性。这一作品以它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开创了人类雕塑艺术史上的全新主题,将永远激励着无产阶级去推翻一切剥削制度,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社会主义文艺正是由于歌颂暴力和正义战争,在艺术史上增添了一大批前所未有的艺术象: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1924年)中的郭如鹤,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1923年)中的恰巴耶夫,法捷耶夫《毁灭》(1925—1926年)中的莱奋生,杜鹏程《保卫延安》(1954年)中的周大勇,曲波《林海雪原》(1954年)中的杨子荣,吴强《红日》(1957年)中的沈振新,魏巍《东方》(1978年)中的郭祥(1984年第二版增写了彭德怀司令),等等。这些艺术象充分展现了无产阶级、共产党员的先进思想和崇高品德,是人类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股否定革命暴力和正义战争以及否定歌颂它们的文艺的潮流。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否定。

理论上的代表是李泽厚和刘再复。他们攻击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崇拜仇恨”。责难《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不该表现“清算意识”(刘);说“作家竟然呼唤人们进行无穷无尽的互相残杀。”(李)<sup>⑫</sup>照他们看来,钱文贵之类的地主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程仁等贫雇农,程仁等绝不应该有丝毫的仇恨,更不该在解放后对地主们进行清算。应该怎么样呢?按李、刘推崇的原则应是以“人类善良的天性”“宽容”敌人!<sup>⑬</sup>文学应努力去表现人类“纯真的爱”,让“作品使人善良,使人和残暴、邪恶划清界限。”<sup>⑭</sup>这不是像我国封建社会中有人提倡的么:别人啐了你一脸,你不应该擦掉,而应让它自干,否则就是对对方大不敬。但你在生活中这样做了,文艺作品中这样宣传了(资产阶级文艺从19世纪末到现在宣传人道主义的超阶级的爱还少么?)对方是否就成了吃斋的“唐僧”呢?历史的真实是,清朝末代统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一让再让,招来的却是列强的得寸进尺。蒋介石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进攻,奉送了东北三省,日寇却进一步占领了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巴黎公社开始时也是和平示威反对1870年的普法战争,公社诗人米雪尔(1830—1905年)的《和平示威》就描绘了这一情景。巴黎公社夺取政权后对梯也尔反革命势力实行了宽容,可梯也尔、凡尔赛分子喘过气来却把巴黎公社扼杀于摇篮之中。这里有宽容么?有纯真的爱么?眼前的事实是南斯拉夫人民并没有杀美国一兵一卒,抢他一草一木,美国却纠集北约国家对他们狂轰滥炸达两个多月。面对这种无耻的侵略和血腥的屠杀,难道还不允许被侵略者起而反抗,不允许革命文艺家在作品中表现出仇恨情绪和歌颂革命的暴力么?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sup>⑮</sup>暴力成为历史的必然,成为“每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sup>⑯</sup>歌颂革命暴力正是文艺进步性的表现。

这股思潮在创作上的表现,突出的有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1989年)和长篇小说《丰乳肥臀》(1995年)。前者集中描写了辽沈战役,其中不少具体描写虽也赞扬了共产党和解放军,但总体上是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平主义来否定这场伟大的革命战争的。作者以特写镜头式的笔法,极力渲染战争的可怕、残忍:黑土地上白骨累累,白雪原上红血殷殷,尸体或缺头少腿,或成一堆肉泥,或尸肚被雨水泡肿,太阳晒爆,炸声惊人。作者咒骂战争是“绞肉

机”。说什么“一个尸体，一个悲剧。”“一个人的悲剧，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作者不区分这场战争中正义的一方和非正义的一方，把毛泽东和蒋介石、“共军”和“国军”（作者、编者就是这样称呼的）相提并论。作者也不区分死的是解放军烈士、还是国民党反动派；看不到前者是为人民而死，是伟大的牺牲，虽死犹生；后者的死，则是为恶势力卖命，死得冤枉。作者竟不分青红皂白，平等看待。还赌咒式地说：“把它烧了！把它砸了！即使再活一万次，再死一万次，也不要枪！”悲天悯人的大声疾呼：“让世界充满爱！”是的，战争是要死人的，但革命者参加战争从来都是被迫的。旧中国劳苦大众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不知每年每日要“和平”地死去多少人。正是这才逼出了革命的反抗，用革命战争去迎击反革命战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正是有这种壮烈的牺牲，才使更多的人免于“和平”地死去。莫言的《丰乳肥臀》更是颠倒黑白，对革命极尽丑化之能事。共产党人（鲁立人等）、贫农革命功臣（哑巴孙不言等）、人民政府的干部（上官盼弟等）被描写得极端残忍、丑陋。土改时县长鲁立人在坐着轿子下乡搞土改的“大人物”的示意下，竟把司马库的两个不满十岁的儿子枪杀了。而地主维持会长（司马亭）、地主国民党反动军官（司马库）等则成了仁爱、正直、果敢、英俊的男子汉。哑巴兄弟宰吃了司马家一头大骡子，司马库反倒奖给五块大洋。同一母亲所生，投奔了革命的五姐的乳房是“凶悍霸蛮”的“宛若两座坟墓”，“头发粗得像马鬃”；而先与土匪汉奸和尚私奔，后与司马库私通的大姐的乳房则是“清秀伶俐”的“上等品”，“闪烁着玉一样的滋润光泽”。这样的近乎反动的作品居然得到一些教授、评论家的极力称赞，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奖给10万元。这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咄咄怪事！

在对待革命暴力上，上述论者和作者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艺家都不如。从整个资产阶级文艺的体系来说，它主要是宣扬抽象的人道主义，反对暴力的，特别是当它牢牢掌握了统治权以后。但是，当资产阶级在向封建地主阶级夺权，和取得政权还要镇压封建王朝的复辟时，有些激进的民主主义文艺家却是主张革命，歌颂暴力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法国。18世纪博马舍（1732—1799）在喜剧《费加罗的婚礼》中对封建统治者发出警告：“人们受着压迫，……他们就会怒吼，会引动起来”。1789年大革命的街垒战中诞生的进行曲《马赛曲》号召：“向敌人报仇雪恨”，“公民们，武装起来，决一死战”，“把敌人消灭

尽”。德拉克洛瓦（1798—1863年）在亲历1830年7月推翻复辟王朝的革命后所画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强烈呼唤、歌颂革命暴力。德国莱辛（1729—1781年）在启蒙时期创作的《强盗》，扉页上写着“打倒暴虐者”，并引古希腊的话：“药不能治者，以铁治之；铁不能治者，以火治之。”生长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初期，经过反对奴隶制的南北战争的惠特曼（1819—1982年），也曾放声歌唱革命暴力：他一方面歌颂1793年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新生者”，“并没有因为血满沟渠，因为一个死尸，成堆的死尸，炮车上运走的死尸而感到痛苦/也并没有因为见到混杀带来的死亡感到绝望——排炮的频频轰击并没有使他震惊。”另一方面，他还揭示美国“这里也一样长久受尽压迫……/这里也一样要求偿还积久未偿的血债。……/我也并不拒绝那恐怖的血的诞生和洗礼。”他甚至好像就在批判李刘之辈：“对那已经长久稽延的复仇行为还说什么呢/我能希望人类不必如此么/我能希望人民永远痴若木石么/或者我能希望在世界末日和时间的尽头正义也永远得不到伸张么。”<sup>④</sup>今天一些人实在太荒唐，太悖理违性：他们一方面享受着革命暴力所带来的历史进步的成果，另一方面却又咬牙切齿地诅咒革命暴力。

## 二、社会主义文艺是歌颂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文艺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既有一般内容，又有特殊内容。一般来说，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千百年来在一个共同地域生活中所形成的一种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凝聚力的思想感情。它既包含对祖祖辈辈赖以生活其间的自然地理环境依恋和热爱，又包含着对本民族在与自然与异族作斗争中所产生的优秀人物、优良传统的崇敬和仿效。这些是具有超时代性的。但具体来说，任何爱国主义都是历史地存在的，都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和政权相联系的。爱国主义在这里就表现为对特定社会制度和政权的忠诚和迷恋。因为前者，当异族、他国入侵或本国一族闹分裂时，全国上下（剥削者统治者与被剥削者被统治者）常会同仇敌忾（当然其坚定性持久性不同，有的甚至叛国投敌）奋起反抗或反对。这时表现的爱国主义具有最大的广泛性。基于后者，爱国主义则具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内容了。十月革命后，流亡外国的白俄和拥护苏维埃的工农、知识分子大众所表现的爱国主义就截然相反。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广大人民与流亡国外的复辟分子、分裂主义者、持不同政见

者所坚持的爱国主义也是完全对立的。

社会主义文艺决不排除表现一般爱国主义的内容。歌颂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仁人志士、能工匠巧、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文艺家等都是它题中应有之义。苏联福尔什的三部曲《拉季谢夫》、杨书案的《孔子》、田汉词聂耳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都是这方面的好作品。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进一步讴歌它们的新变化,也是不可缺的。关山月、傅抱石合作的国画《江山如此多娇》,贺敬之的组诗《桂林山水歌》,吕远词曲的《克拉玛依之歌》等都潜移默化地给受众以爱国主义的感染。

但是,对社会主义文艺来说,爱国主义主题区别于资本主义文艺、封建主义文艺的有两点质的不同。

(一)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爱国主义,是与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联系在一起的。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始终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保护和发展他们的利益。因此,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忠诚,誓死捍卫它的尊严,维护它的团结统一,努力使它稳定、繁荣、强大。在社会主义祖国受到侵略时,爱国主义者不惜以生命来保卫它的安全。这些正是社会主义文艺歌颂爱国主义的中心内容。

苏联社会主义文艺在反映抗击希特勒法西斯侵略的作品中唱响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壮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1945年头版,1951年修改第二版)精心刻画了奥列格、鄂丽亚、谢辽沙、柳芭等青年,在卓越的共产党地下负责人普罗庆柯、刘季柯夫的领导下,在德寇占领区为保卫苏维埃祖国开展英勇顽强的斗争,最后壮烈牺牲。鲍·瓦西里耶夫的中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年)和据此改编拍摄的同名电视剧,描述了五位新入伍的青年女兵由一准尉率领前往侦察、搜捕敌人时英勇奋战、壮烈牺牲的过程,质朴感人。邦达列夫的《热的雪》(1969年)、西蒙诺夫的《最后一个夏天》(1971年)等长篇小说更不仅表现了普通军民的爱国主义牺牲精神,而且直接表现了以斯大林为首的统帅部及中级指挥员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社会主义文艺对和平时期爱国主义的歌颂更是多方面的。石顺义作词、士心作曲的抒情歌曲《说句心里话》表现的就是为了祖国安宁而牺牲个人温馨生活的精神。石学海编导的电视剧《一个姑娘三个兵》、《两个姑娘两个兵》、《三个姑娘一个兵》(统称《中国士兵之谣》三部曲),分别表现

陆、海、空军的战士在沙漠通讯维修站、海岛靶场、林海雪原雷达站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心里怀着祖国安全的伟大目标,干着极其平凡的工作而无悔无怨。23集电视剧《和平年代》(张波、赵琪、何继青、文新国编剧,李舒、张前导演)则塑造了秦子雄、秦子伟等鲜明的艺象,他们在改革开放时期,面对滚滚商潮,始终热爱国防事业,以致不惜爱人离婚,或牺牲生命。由王志强导演的16集电视剧《问鼎长天》开辟了反映爱国主义主题的新领域。它成功塑造了丁一夫、罗天睿、罗天虹、雷万钧等我国当代杰出的知识分子艺象,他们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打破霸权主义者“称霸长天”的妄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高速研制发射了人造卫星,使环宇响彻了《东方红》。丁一夫们的理想情操、忧患意识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在荧屏上被表现得正气昂扬,大气磅礴,感人肺腑,催人奋进。这些作品所表现的爱国主义无不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

(二)是社会主义文艺表现的爱国主义是与国际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世界占主导的生产方式以后,资本就成了一种国际势力,各国资产阶级在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时往往是联成一体。因此,在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中,各国无产阶级也总是由自发到自觉地联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说:“既然各国工人的状况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又有同样的敌人,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sup>⑧</sup>列宁曾说:“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毫无例外地支持(用宣传、同情和物质来支持)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和这种路线。”<sup>⑨</sup>当资本主义发展为殖民主义之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也就发展为既是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又是各国无产阶级与各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即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联合。从无产阶级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来看,国际主义也是它固有的。它不仅要求得本阶级的解放,而且要求得全人类的解放。只有解放了全人类,它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就决定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决不能实行狭隘的爱国主义,而必须尽力支持别国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和被剥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以致作出必要的牺牲。正由于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与国际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也就使它与剥削阶级的爱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对立起来。

社会主义文艺从它诞生起就充满了国际主义精神。巴黎公社诞生于普法战争后期，普鲁士军队逼近和包围巴黎，在法国梯也尔卖国政府割地赔款的危急时刻，公社起义者号召两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各自的统治者。拉叔赛在街垒战中写成的诗篇《我们要兄弟般友好》就呼吁法德人民“要兄弟般友好”，共同反对各国的专制制度。欧仁·鲍狄埃在公社被血洗后，立即写成的《国际歌》(1888年夏)，工人作曲家狄盖特(1848—1932年)为它谱了曲，更是一曲颂扬国际主义的进行曲，它充分体现和热烈宣扬了《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思想。苏联符·伊万诺夫编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的话剧《铁甲列车》(1907年)也体现了这一伟大思想。剧作反映国内战争时西伯利亚一支游击队袭击白卫军铁甲列车的故事。剧中塑造了一个纯朴勇敢的中国劳工辛斌武的艺象。辛争着要去炸毁列车，而队长却要瓦西卡去，说“瓦西卡是为自己的土地去卧轨”，辛坚定回答：“我在这里卧轨，也是为了我的土地，没有苏维埃的革命，也就不会有中华共和国，我在这里为中国卧轨！”终于获得了批准。导演精心处理辛卧轨的场景，十分感人。<sup>⑤</sup>我国文艺在这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解放初期，抗美援朝的战争是一项惊天动地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行动，它激发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谱写和奏响了社会主义文艺史上最雄伟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交响乐。其中突出的有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

杨朔的中篇小说《三千里江山》、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未央的诗《驰过燃烧的村庄》、电影《英雄儿女》等。我们还有歌颂来支援我国革命的伟大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可惜这些年来歌颂国际主义的作品少了。社会主义运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国际主义。国际主义始终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主题。

注 释：

- ①⑤ 杨周翰等主编：《欧洲文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53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27页。
-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88页。
-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 ⑥ 朱伯雄编著《外国美术名作欣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
- ⑦⑧⑨ 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365、366页。
- ⑩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256页。
- ⑫ [美]惠特曼《草叶集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19—220页。
- 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11—412页。
- ⑭ 《列宁全集》第24卷，第52—53页。
- ⑮ 叶水夫主编《苏联文学史》第1卷，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

(责任编辑 吕 慎)

## Literature and Art Eulogizing Revolutionary Violence, Patriot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He Guorui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uthor:** He Guorui (1933-),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literature theory.

**Abstract:** To persist in the proletarian stand is one aspect of the essence of socialist art and literature. It is embodied in eulogizing the revolutionary violence and the just war. Bu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occurred some people who theoretically deny or even attack revolutionary and socialist art and literature eulogizing revolution, or in their creation describe revolutionaries into murderers, and counter-revolutionaries into saints. This is an ultimately wrong tendency. It is also embodied in eulogizing patriotism. As for Socialist patriotism, it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love for socialist system, and with the persistence of internationalism.

**Key words:** revolutionary violence; patriotism; internationalism